



HUN SHI MO
WANG ZHANG
ZONG CHANG

昆世魔王张宗昌

混世魔王张宗昌

崔 苇 原郁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混世魔王张宗昌

崔葦 原郁文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蓬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180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650

书号 10331·130 定价 1.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真人实事为题材的传记文学。

作品从大军阀张宗昌发迹、直至败亡，真实生动地刻画了他凶残、粗鲁、贪贿、好色、狭隘、盲动的性格特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军阀典型形象，从而历史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三十年代那个大动荡、犬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风貌。

由于张宗昌原卫士长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混世魔王的风流韵事能够详尽具体地再现于作品之中。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总是习惯于让一个皇帝宰制天下；如果没有了皇帝，便要天下大乱，而且很容易繁衍出一些吓人的畸形怪物。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这样。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一心想解除中华民族的灾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孙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革命一结束，立即就被替大清皇帝屠杀革命军的北洋军阀盗取了实权，后人无不为之悲痛！这些封建军队的健将们借革命的名义坐了天下之后，便各自强占一方，竭尽糟践民国之能事，当众演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闹剧。至于那些从中投机渔利的军人、政客、官僚、流氓、赌徒更是不计其数，把整个中国搅得乌烟瘴气。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群魔乱舞，由一九一二年延续到一九二八年。这十六、七年的时间，跨越近代和现代，整个社会极为黑暗。在此期间，大军阀争相独霸中央，地方军阀各自割据地盘，人民群众惨遭涂炭。大、小军阀们根据各自的利益，结合成不同派系，分别投靠洋主子，相互倾

轧，文戏武戏一起唱，整个华夏出现了连年混战、动荡不安的局面。不用说南北军阀、各省军阀之间的混战，单单是北方大军阀争夺地盘和权位的残酷撕咬，就有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又有浙奉战争、冯奉战争相继爆发。这些战争致使北京政府几次易手，民国总统象走马灯似的更换不迭，国家外债累累，外国帝国主义趁机攫取中国的主权，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混战下的社会真象一个魔窟般的大赌场，有些赌徒拼血本押上赌注，一夜之间就会成为威震全国的暴发户，然后又转眼一落千丈，跌为丧家之犬。这些投机家，本来有的是封建军人，有的是不齿于人类的匪徒。

本书所写的张宗昌，就属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窃 金

曾经显赫全国的张督办，年轻时是个输得很悲惨的赌徒。

张宗昌，字效坤，乳名叫“田”，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三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生在山东掖县祝家村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其父张万福是个很蹩脚的吹鼓手，每逢乡下婚丧嫁娶他都硬着头皮去滥竽充数，吹吹打打赚点微薄的工钱。母亲侯氏被称为“侯大脚”，整日领他讨饭度日。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因挨家劫柜箱遭毒打，在祝家庄混不下去了，加之觉得老头子无能，养活不了全家，就索性丢下儿子，改嫁远走了。在此情境下，张宗昌便被父亲送往邻近的臬村一家酒馆当了小伙计。在酒馆，每天都有干不完的繁重下贱活计，也算是受了几年苦。十七岁上，伙同几个老乡闯到吉林省三道沟打短工，后来就在那里学会了赌钱，没多久就把所有的积蓄输了个精光，只差没把身上的肋条输掉了；没办法，乘着个月黑夜跑到三道沟北的一家大金矿干了矿警。当时正值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攻占北京，腐朽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甘受压迫、尚未觉醒的中国人民，处在大灾大难之中。

那时的张宗昌已满二十三岁，还没有这个大名（同乡们，仍“田哥”、“田弟”的称呼他）。他变得身材魁梧，方脸盘上嵌着浓眉大眼，看上去倒也有些威武之气。但他绝不是一条好汉，一天不赌就四爪发痒。张宗昌赌博最大之特点是一赌就输，越输越赌。自打在三道沟赌钱丢了本，一心想伺机捞回来，因而“赌火”越烧越旺。乌烟瘴气的赌场的昏黄灯光，似乎每时每刻都在他眼前浮荡着，仿佛他刚刚赢了一大堆闪闪发光的银元，但还在瞪着血红的眼睛大下赌注，心中无限惬意，一时觉得自己成了腰缠万贯、不可一世的霸王……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但没有多得一文钱，反而越输越多，越陷越深，恶性循环，不到一年就欠下了一大笔债，惹得几个赌徒天天扬言要跟他拼刀子。要不是因为当矿警还有点势力，张宗昌恐怕早就命归西天了。当然，如果张宗昌是略知羞耻的人，也早就洗手不干了。哪知张宗昌赌钱成癖，就象吸鸦片的人离不开大烟枪一样，输得再多也不甘罢休，总要想方设法弄几个钱过过赌瘾。

正巧，这时有两个掖县老乡听说张宗昌在矿上混得不错，便日夜兼程从三道沟跑来求帮。这两位老乡和张宗昌同是祝家庄人，名叫横横、明松。说起来，他们还是光着腚一起长大的“难兄难弟”。张宗昌的爹张万福到邻村刘二虎家送殡吹喇叭，他们几个也跟着去瞧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偷吃当祭品的米饭。遇上这类差事，往往是胆小的明松放哨看人，张宗昌和横横二人饱餐一顿之后，才给明松带回点残渣。张宗昌生母侯氏改嫁后，他到杲村酒馆当伙计，是结合横横、

明松一起去的。在那里，他们天天挑水，累得受不了，张宗昌便出主意叫横横砸破了水缸。后来事情瞒不住了，横横又根据张宗昌出的主意，偷卖二亩地作盘费，三个人一路闯到了吉林的三道沟打短工。酒店掌柜事后才知道，他们离开酒馆时，三人轮流往酒缸里屙过屎，弄得酒库臭气熏天。张宗昌从三道沟输了钱跑掉以后，横横和明松可待不下去了，因为那些“债主”认定他俩是同谋，纠集了一伙人打上门来。横横二人虽说不是熊包，但猛虎架不住群狼，也只好跑之大吉。他们窜来窜去，混得除了头上的辫子和身上的麻袋片而外，弄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时，他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张宗昌，认定他绝不能丢下弟兄们不管，何况他们二人是受了他的牵连才走投无路呀。张宗昌见到横横、明松，有心让他们留在金矿做事，但矿上不要人，他区区小矿警是无能为力的。更由于张宗昌“赌鬼”、“债鬼”的名声传得太响，周围的人躲他还躲不迭呢，怎能信得过他所荐举的人！张宗昌想先给二位兄弟一点钱，可整日忙于应付讨债的人，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啦。他一向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天王老子的毛也敢拔，这一回却丢了大脸，好不沮丧！

这天夜晚，张宗昌值班到炼金场巡逻，无意中从黄灿灿的金堆旁路过，一时起了贼心。他暗打着主意，在一旁瞅着装金的车子推来，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靠去，故意与装金的工友打讪。

装金的人虽知责任重大，对金车不敢有半点疏忽，但一来与张宗昌熟悉，不疑他这个矿警能有歹心；二来因终日忙

碌，至此夜深人乏，难免失神。张宗昌瞅他们装完车子，去小解、喝水的工夫，忙伸手捻着大块的摸了两把，装进衣袋，扭头便走。开始他有些心跳，后来渐渐地平静下来。他按规定的路线在场内胡乱转了一阵，心里盘算着回住处后如何将黄金藏好，再怎样转出去换成钱钞，最后在赌场上怎样捞个满堂红。他想到这里，便加快了脚步，装作坦然无事的样子，向场外走去。将至场门，远远地看见门口人集成堆，一片骚动，他的心不由地“蹦蹦”跳了起来。紧赶几步翘首细看，见幢幢人影间气氛极为紧张，人们脸上都露出疑惧甚至恐怖的神态，班头在挨个翻兜检查。见此情景，他心头揪得更紧了，只好竖起耳朵细听一番，想从人们吵吵嚷嚷的诉说中了解点真情。原来，当张宗昌下过手的那辆车子推进仓库卸金时，一经盘点，发现了破绽。金矿有条规矩，不论金子少在哪一个关节，只要查不出根由，哪一关的人就有被绞死的可能。一见少了金子，装金的几个人当然炸了毛，二话没说就飞步报了班头。班头一听，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当即站在场门口铁着面孔，不论三亲六友，一一严格检查起来。

张宗昌远远地望着班头那铁青的面孔，料知也不会轻易抬手放过自己，低头看看衣袋，几块黄金鼓鼓囊囊地如同露在外面。时值春夏之交，都是单衣夹褂，没有什么遮挡；别说动手检查，就是用眼一瞄，事情也会败露。他有心抽机会找个地方将黄金丢掉，可到手的钱财又舍不得。再说，匆匆丢掉，万一被人看见，反倒弄巧成拙。

张宗昌跌跌撞撞向黑暗里退去，手扶着腰刀沿围墙徘

徊，心绪烦乱，不知所措。当他转到一个僻静地方，本想坐下稳一稳神，忽一阵风带着一股浓重的臭味向他扑来，抬头一看，原来转到茅房跟前了。他心里一亮，立时计上心来，闪身溜进茅房，抽出腰刀，从墙上撬下两块砖头，掏出黄金，往那砖孔里塞去。万万没有想到，正忙碌间，一只大手突然伸来，将他的手腕紧紧地钳住。啊呀，张宗昌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简直就象阴森的夜晚遇见鬼一样。定神看时，只见黑暗中一条大汉挺立面前。他怎么也料不到，班头会派人暗暗盯上了他。这时的张宗昌，似乎看到绞架上的皮扣子慢慢向他逼来。

张宗昌见死到临头，大白眼珠子一时火辣辣地象要冒血。黑暗中他将刀尖偷偷对准那大汉的心口，压低声音说道：“哥儿们，能不能抬抬胳膊？”

“不行！放贼有罪！”随着这句话，张宗昌只觉得手腕被握得更紧了一层。他朝对方瞅了片刻，料想已无分毫退路，杀心顿起，顺手将刀一掬，把那大汉放倒在茅坑边上。回手将黄金往衣袋里一装，提起腰刀，跳过围墙，潜入沉沉的夜幕之中。

金矿位于两山之间，进进出出只有一条必经之路，路上岗卡层层，平常人无法随意进出。张宗昌一来仗着是矿警，二来与站岗的人多是赌友，一路编造着谎话，才得混过岗卡、逃之夭夭。

他混过关卡没走多远，只听得矿内警号四起，紧接着人声大作：“捉贼呀！捉贼呀！”喊声划过夜空清晰地传来，

直震得他胆颤心惊、丢魂落魄。他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跑了一个多小时。看看天色已经拂晓，他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想寻个合适的地方歇息片刻，远远传来的马蹄声又象催命钟一样，紧紧向他逼来。

他已是精疲力竭，不能再奔，但又不敢久停。正束手无策，忽见路旁黑魆魆的树林里透出灯光。他踉踉跄跄地转过林子一看，林子深处隐约可见一座茅草屋，不由心中一喜。这时他的帽子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便整整衣服，重新扎好裤腰，慌慌张张地向小屋奔去。谁知还没来到门前，就见树后面猛然有两个黑影闪出，不偏不斜地朝他当面扑过来，其中有一个粗嗓门还喊他的乳名：“田！别跑！”

这一回张宗昌可真正吓坏了，那突如其来的喊声更使他毛骨悚然，暗想矿警队也神了，行动布置得这么迅速、周密。他过去也曾领着几个弟兄追捕过逃犯，可楞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翻山逃掉了，回来后他叫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白长了这么大个子，白有这么多力气，除了赌钱以外什么也不会干。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这工夫张宗昌浑身的骨头都软了，似乎已经无法进行第二次搏斗。但死到临头还要挣扎一番，赌徒输红了眼的时候才更加可怕。张宗昌后退一步，微微蹲下身体，拔出腰刀嗖地一声向前面的黑影刺去。他这一刀可真够厉害，几乎用尽了几年来赌博的全部力量，只听前面的人惨叫一声向一边歪去。可惜这一刀投得不够准确，加上对面的人也有所察觉下意识地歪了歪身体，只是衣服袖子被刮了下来。这时第二个人象猛虎一样蹿上来一脚把

张宗昌踢了几个滚，然后紧紧抓住他，夺过了腰刀。张宗昌滚到茅草里，大脑袋被石头碰得咚咚响，觉得这下子可彻底完蛋了。没想到那汉子站着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道：“田！怎么连兄弟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

张宗昌如噩梦初醒，这才听出把自己踢倒在地的是刚刚从三道沟来投奔他的同庄兄弟横横。再仔细瞧那被自己用腰刀刮了袖子的，不正是明松小弟吗？老天爷，真是鬼遣神使啊！

“田哥，你这一刀可真狠啊，差点没把我捅死……”明松不敢靠前，在暗处战战兢兢地说。

“好玄哪！”

张宗昌也有些后怕了。他竭力镇定下来，说道：“二位……二位不是在矿上住着吗？怎么这时候跑到这里来了？兄弟还以为谁派来害我的呢！”

“瞎，别提了！”横横伤心地说，“俺们听得矿里炸了营，到处都喊着要抓你，恐怕也来抓着俺们，就慌了脚丫子跑出来了。这不刚藏进林子，就见你窜过来了，想拦住你，结果……”

明松问：“他们为什么抓你？你犯了啥？”

张宗昌不由得又羞又愧，在二位兄弟面前简直无地自容了。他怎么好说因为偷了金子杀人？但事已至此，瞒是瞒不住的。再说后面追赶的人马上就会来到，情况万分紧急。既然不能不以实相告，那就不如将偷来的金子分给横横和明松一些，好让他们铁下心来救自己一命。于是，张宗昌长叹一声说道：“前些时没敢把实情告诉二位，你们不知道哇，金

矿这熊地方糟糕透了，我苦干几年，他娘的什么也没混出来。早就想去三道沟看看你们，可怎么也摸不起钱来，穷得三根筋顶着个脑袋！这不，你们来投奔我，可我就是帮不上忙，晚上睡觉都合不上眼……昨天黑夜我去巡逻，见装金的车子跟前没人，就壮着胆子抓了一把，没想到马上就被发现了……我真是浑了，干出这种傻事来！在金矿偷金被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我看大事不好，拔腿就跑……看来我运气好，碰上你们二位救星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金子塞给横横和明松：“快，快收起来吧，后头还有人追呢！”

二人一听哥们儿并没有忘记他们，尤其是听了他偷金后的遭难，不禁深深为之感动。横横呼拉站起来嚷：“俺们想办法把你藏起来！”

“往哪躲？在人家的地盘上，跑了和尚还跑得了寺啊！”明松的话音刚落，远处就隐隐传来踏踏的马蹄声。

“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吧！”张宗昌一听见这要命的声音又惊惶起来，跳起来就要跑。

明松一把将他拽住：“这样去怎么能行？得想个主意呀！”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各自无话。最后还是横横决断地说：“不怕，我们抬你走！”说着抖开御寒用的麻袋片铺在地上。“田哥，赶快钻进去，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这……你要把我咋样？”张宗昌莫名其妙。

“你掖上黄金，用茅草把你包起来，捆上些树枝子，外面再包上麻袋片——我们充当赶集的，抬你上路！”

“那……那好吧！”张宗昌苦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兄弟，可别捆得太紧了……”

为了活命，张宗昌只好如此委屈一番。横横、明松两个弟兄到附近的茅草小屋里要来几根绳子，抱了些茅草和干树枝，七手八脚地将张宗昌捆起来，然后又包上麻袋片，上肩二百多斤，急急忙忙登程而去。

二人顺着大路朝车站没走多远，只听得身后一阵刺耳的马嘶，转瞬间几匹马已经挡到路前了，飞起的尘土弄得他们睁不开眼睛。有几个矿警坐在马背上，为首的一个用马鞭子指着他们厉声问道：“天还没亮，出来干什么的？”

“赶市的。”横横大着胆子回答。

“麻袋里是什么东西？嗯？！快说！”

“木……木炭！”

横横和明松见矿警一开始就盯住了麻袋，以为他们猜到了其中的秘密，不禁吓懵了，舌头也硬了，肩膀上也哆嗦起来。只听哗啦一声巨响，把在场的人全都吓了一跳。原来是那沉甸甸的麻袋从肩上掉下来摔到地上。二位兄弟这一紧张不要紧，把麻袋里面的张宗昌可摔惨了。本来这么摔一下就够狠了，再加上他身体四周还捆着干树枝，疼得他差点叫出声来暴露了目标。

这时另一个矿警跳下马来，径直朝麻袋走去，横横和明松吓得气也不敢喘了。

“长官，您瞧，这里头确实是木炭，俺们不是贼，还能偷矿上的东西不成？”

那矿警又朝麻袋猛踢一脚，似乎想试试里面究竟装的什么。他只听得麻袋里的干树枝子叭叭响，气哼哼地说：“大清早扛木炭……活见鬼了！”

为首的矿警又问道：“看见有人过去没有？”

“啥、啥样儿的？”

“大大的个子，圆脸大头浓眉毛，横不溜秋的大眼珠子，和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看见没有？”

“好象有这么个人，走小道往镇上去了。”

几个矿警没再说别的，一甩马鞭沿小道向市镇疾驰而去。

二人抬着柴禾捆赶了一段路，听听马蹄声消失了，才找了个隐蔽处解开麻袋，放出张宗昌。他身上有好几处都被干木茬子戳得鲜血淋漓，幸好刚才那一摔还没有把骨头砸断。现在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横横身大，和张宗昌换了衣服，以免再惹人注目。三个人没顾得上多说，慌慌张张沿山路朝车站奔去。

一口气跑了四十里。走到车站时，已过上午九点钟。三个人相互一看，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脸上的黑灰被汗水一冲全都变成了泥道道，累得气喘吁吁，那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大家决定喘息一番，然后再想办法乘车到哈尔滨。正好碰见卖小吃的摊子，又觉得肚子饿了，可张宗昌浑身上下除了那几块金子一个铜板也搜不出来了。这金子不经过兑换是不能用的，总不能拿着一块金子买饭吃吧？现在就是跟前有兑换金子的，换也来不及了。大家只好怀里揣着金子，眼

巴巴地放过去那香喷喷的大饼。刚刚坐下没有说几句话，只听马蹄声又从远处传来。车站上的旅客和小贩们不知道这不太平的年月里又要发生什么祸事，纷纷惊惶失措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张宗昌料定矿上定会紧追不放，在车站上久停没有什么好处，便急急取出黄金，自己留下一块贴身藏好，其余全都交给两个伙伴，转身欲进车站等车。

刚走出几步，听得背后横横喊道：“田哥，等等！”

“怎么？”

“看样子，你就是上得车去，路上也少不了被人盘问，你不如改个名字为好。”

大家一听，此话有理，便一起瞅着张宗昌起开了名。三个人都是地道的大文盲，识的字加起来凑不成一句话，这名字实在难起。憋了半天，还是明松心眼灵：“田哥生得福相，就叫宗昌吧。”

“对，咱看见几个有出息的弟兄里，就有叫这个名字的。”

“好！我就叫张宗昌了。”

“路上多叨咕几遍，有人问起来，好说得准。”

说话间，已经隐约看得矿警们从远处策马向车站赶来。张宗昌见情势紧急，刻不容缓，顾不上多说，扭头向站台窜去……